

大字圈
點註釋

三十六子全書

管子卷第十九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弟子職第五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禘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

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

瀆田悉徙

瀆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

更易

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

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

其木宜蜆菴與杜松

蜆菴二木

名也

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

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五

七三十五而至於泉也

呼音中角

謂此地號呼之聲其音中角

其水倉其民彊赤墟厯彊肥

厯彊肥彊堅也

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蘆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

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土無宜也

唐虛

唯宜黍

林也

宜縣澤

常宜縣注而澤行

牆落

土既虛脆不甚版築故為行牆及籬落也

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牆

遇潤則數頽毀故不可立邑置牆也

其草宜黍林與茅其木宜楸擾桑

楸木名擾桑入曰柔桑也見是土也命之

按蛇恐作
杭出豫章
煎汁藏果
及卵不壞
菴恐作榆
杜木名
言居是土
之民其語
音合於角
聲

按此言呼以聽土地之音非謂他音皆然

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糗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徙也斥埴宜大穀與麥。其草宜苜蓿。其水宜杞。杞木名也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

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華蓂。華蓂草名也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

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九也。又九九之為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

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鍾之宮而為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

七通前為百有八是為徵之數。不無有三分。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

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有三分

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埴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

於泉。埴延地名。下皆此類。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

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

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

勢音豪吾
高切廣韻
俊健也
陞音堆

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

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

居又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青商

神怪之名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駢密故不可得泉

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

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

櫟。櫟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猶。其木乃柳。鑿之三

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

之材。材猶旁也其草統與蓄。音畜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

薑與萑。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

某草宜某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轡。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轡之下轡即鬱也莊周所謂鬱西也轡下於

覓。覓下於蒲。蒲下於章。章下於翟。翟下於萑。萑下於并。并下於蕭。蕭下於辟。辟下

於荏。荏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

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

朐如振切
堅也

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朐。剛而不𦸏。𦸏薄也不濫車輪。濫泥也不污手足。其

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墳。在行。其陰其陽。盡

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檠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

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樊俱宜竹箭。藻龜櫓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

蘼蕪椒連。五臭所校。椒謂馨烈之氣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

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格謂堅禦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是謂

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

五沃之狀。剝志索土。蟲易全處。剝堅也志密也索土謂其土多竅穴若索多竅故蟲處之易全志剝不白。下乃以

澤。既堅密故常潤濕而不乾白此乃葆澤之地也其種大苗細苗。杜音荃黑秀箭長。杜即赤也箭長謂若箭竹之長也五

沃之土。若在上。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櫨。及

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

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植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

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蘆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欲有施與則以

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五臭疇生。疇隴也謂為隴而種也蓮

按類作類
疵節也言
大麻疏美
無疵節小

庶條理易
治故如綆
絲也各一
本作名

與麋無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癩終無

疥醒病首疾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渴湛而不澤無高下豫澤以處是謂沃土

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裸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埤不灰埤謂堅青

态以落音及謂色青而細密其種大葦無細葦無杜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

陵在墳在衍在上在山皆宜竹箭求龜求龜亦竹類也猶檀其山之淺有龍與斤龍斤並古草名

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安和易逐競其桑其松其杞其苴苴木名種木胥容榆桃柳棟

煉音羣樂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梟梟猶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

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蠶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樂安聚以國民殃其林其澆其

槐其棟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為生既有麋鹿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

人輕直省事少食言其性廉無高下豫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

之狀黑土黑治治地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芬然壤起貌其種樛葛杜莖黃秀志目謂慈

實怒其葉若苑苑謂以蓄植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粟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

如其二分是謂隱土隱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

故曰屯其種大水腸細水腸杜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忍耐蓄植果木不若

土也

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悍然如米。悍堅貌。其土屑碎如米。

以葆澤不離不圻。其種忍隱。忍隱草名。忍葉如蘆葉。以長孤茸。草之狀若孤也。黃莖黑莖黑秀。

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

土曰五志。五志之狀廩焉如塹。塹猶澁也。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舛莖黃秀慈忍。水

旱細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志土之次曰五纁。音五纁

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草名。莖葉如扶櫬。扶櫬亦草名。其粟大。言其粒大。蓄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纁土之次曰五塹。五塹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

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塹土之次曰五剽。五

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脹。謂其地色青紫若脹然也。其種大柎細柎。柎黑泰。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

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厲厲。

踊起也。其種大貧細貧。貧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

之次曰五埴。五埴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膠杞細膠

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

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
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瘠。其種鴈膳。草名
黑實朱跗黃實。附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
狀婁婁然。婁婁疏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
六。穀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脆。雖堅不同骨之脆也其種陵稻。陵稻謂陸生稻黑鵠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梟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
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
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裸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也所受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
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驕而恃力則志毋虛邪。虛謂虛偽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
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
謂學則。

按弟子供
給使令不
敢元禮也

齒次序
如菜肉
盡則先
菜後益
也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盥。潔手漱滌口。執事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先

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汎拚正席。汎拚謂洗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

危坐鄉師。顏色毋怍。怍。容貌。其容貌變。受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

教一周則從長始。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思合中和。以為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必先中和。然後可興。後至就席。狹

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

受命。先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求雖不得。必當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奉手問之。師出皆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饌。謂選具其食。攝柙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

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先菜後肉。羹。食之次也。羹載中別。載。謂肉而細切。載在醬前。遠載近醬。食之便也。

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為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酒右醬。左酒右醬。陰陽也。告具而退。奉手

而立。三飯二斗。三飯。食必二飯。斗也。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匕者。所以載鼎。實故曰挾匕也。周還而貳。貳。謂再益。唯

嫌之視。食盡同嫌。以盡其類也。謂食者則以尺則立而進之。此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歛祭。既食畢。掃席前并搜歛所祭也。先生

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生盡前。飯必奉擘。羹不以手挾也。當以手挾也。亦有據膝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報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命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

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為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命。冤暴之令加於百姓。憎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為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無儀法程式。蜚蜚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

主之所以為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為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灭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為。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為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鈎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眾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器也。主之所以為治也。斲削者。斤力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

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為焉。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偽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為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為主而賊。為父母而暴。為臣下而不忠。為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為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為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譽賢者之謂譽。推譽不肖之謂讐。為劇切此譽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此譽讐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為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為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為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眾。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眾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眾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為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

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為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族移切餐嫌食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餐食則不肥。故曰餐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

按謂擇其
要而不泛
求也

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螻蟻上如曲。切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螻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螻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螻蟻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己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來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物。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為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